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二十三回 別國太老相出宸京 入魯莊小皇傳密旨

卻說太后當下寫了懿旨，並先斬後奏的寶劍，交與梁太師，命他前去尋訪皇兒，叮嚀囑托二番。梁儲奏道：「徽臣去後，國太可命宮人，將內外宮門緊閉，倘有緊急軍情，可到楊一清、李東陽二處衙中投報，宮內人等，不許他們出入；國太有事，可命心腹內監，召二人進官商議。」說罷告別離宮，即到楊李二人衙內，將此事對他們說知，托他掌理國政，並提防劉黨；然後回到府中，對家人說主上有病，命我前去訪尋良醫，我若去後，不許惹是招非。家人唯唯領命。梁儲即改換衣裳，帶了金銀盤費，就命老成練達家人胡福隨從。於是離了京城，直望江南進發。主僕二人，一路而來，野店山居，留心訪察；酒樓茶室，著意稽詢。涉水登山，不覺已到江甯地面，到處訪查，皆未看見。於是又往他方尋覓。再說君臣二人，一日來到揚州，行了半日，盡是高山，一望並無歇店，天色將又晚了。正德道：「如此大路，何故來往人稀，又無安商客舍，孤皇身體困倦，如之奈何？」周勇曰：「且到前途，再作道理！」於是君臣過了山，向前一望，見有一所茂林，隱著人居。正德好生歡喜，遂連步上前，入村訪問客寓？問了幾處，皆雲無有，只得復走前去，又看見一條鬆徑，夾岸清溪，度過石橋，現有兩林修竹，十分幽致，內有石台石凳。正德向前坐下，命周勇前去訪尋歇店，周勇領命去了。正德在亭外觀瞻，望見對門有一所屋宇，十分華麗，門外坐一老人，只見周勇回來說道：「此處並無歇店。」正德聽罷，就同周勇上前，向那老人惜宿。老人聽罷，面帶愁容答道：「客官來得不巧，我們莊上，平日常常有人寄宿，只因今日我家老爺有事，誠恐不能從命！」正德見說，忙問：你家老爺姓甚名誰？因為何事？老人道：「此事說來可惱，局外人聞之，亦難出力。客官請往別處去罷。」正德曰：「你進去對老爺說知，你說京中有兩個客官，前來借宿，若肯相留，縱有天大的事，有我二人擔當。」老人聞知，用目一看，見二人相貌魁梧，回聲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進去報知，然後出來相接。」說罷即入堂中，見員外與夫人小姐在此啼哭，門公上前，稟明一切。員外聽罷，將信將疑，遂吩咐院君與女兒迴避，與門公出來迎接，請二人入中堂，分賓主坐下，進上香茗。吃罷，開言說道：「請問二位台高姓大名，因何到此？」正德曰：「小姪姓黃名倫，乃京中人氏；這乃舍姪黃寅，只為到前村訪友，走到此間，天色已晚，並無客寓安身，敢借寶莊一宿，今蒙見納，不勝幸甚！請問尊伯高姓大名？為甚面帶愁容？」員外聽罷歎道：「老夫姓魯字宏超，乃本處人氏，年過耳順，娶妻吳氏，單生一女，名喚翠娥，年方二八，已許前村林士華秀才。不料本月十三日，禍起蕭牆。敝處屢年恭祝武帝千秋，各處街坊擺列華筵，恭迎聖駕。鄰村有一個惡士唐宗顯，乃現任四川布政司使唐自蝸之子，湖南安寧參將唐義山之弟，為人貪戾狠暴，交結無賴，日在花街柳巷，窺探人家婦女，橫行無忌，附近村莊，人人俱畏。是日到此遊玩，湊巧我女兒在樓窗觀看，那班狗黨瞧見，笑說我女美貌，我女聽見，急忙關閉樓扉，誰想忙速之中，手上之扇墜下街來，卻為惡士拾去，丫環出去求取，他不交還罷了！還說我曾將女兒許配於他，即時回去，命人抬了禮物，到我莊上，逼令聯姻。我說小女已許林姓為婚，自願辦禮贖回此扇，他說此扇是許聘之時，與他作為表記的。老夫聽說與他爭鬧，他說願亦可，不願亦可，准於今夜就要將我女搶去了！以此看來，叫老夫如何是好？」說罷大哭起來。正德聽罷，又聞堂後有悲泣之音。乃復問曰：「既是村莊有此不法，何不到縣衙裡告他一狀？」

宏超歎曰：「本處文武官員，皆與他交接往來，若是告他，就要傾家蕩產，或者性命亦要干連；是以附近居民，人人懼怕，任他橫衝直撞，誰敢惹他？即今夜來前，喊破喉嚨，亦無人敢來幫助。今聞得新任知府羅兆輝，為人硬直，扶弱除強，幾次行牌到來捉獲，下屬與他遮瞞，我欲到府裡告狀，只因路途往返，亦要一天，若然去後，家人婦女越發驚慌，只得斂手無言。二位仁台，有何高見？代為搭救，斷不負深恩。」

周勇聽罷，大怒道：「太平盛世，豈容這班狗黨，如此橫行。待他今夜到來，某家將他殺卻，為你等除害就是。」宏超曰：「足下所言雖好，恐二位仁台去後，我一家大小，必定死在他手中。」正德曰：「有我叔姪在此，目今新任羅知府，與我有百拜之交，待有修書一封，即刻命人帶去，叫他速速趕來，將他們拿禁監牢；又叫他寫告示張掛門前；誰人敢再來欺你？」宏超聽罷，開顏說道：「若得二位如此相救，真是滄海深恩，重生父母了。」遂喚人入內，對夫人小姐說知，叫他出來叩見。翠娥遂同母親出來，上前施禮道：「今蒙二位搭救，真是妾身之大幸也！」正德把目一看，果見絕代佳人，即使答曰：「些微小事，何足掛懷！」說罷，就喚人取上文房四寶，寫了一書，將玉璽印在內面，四圍封固，寫上封皮，著宏超命人趕往揚州投遞。家人領命，即刻飛奔前。去。宏超此際心下稍安，始喚婢僕整辦酒筵，款待二人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